

异侠系列《落星追魂》

萧瑟武侠精品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神劍射日

下



白帝青后

金鷹擎天錄

龍騰九萬里

落星追魂

神劍射日

巨劍回龍

昆崙秘府

大漠鵬程

碧眼金雕

狂風沙

武林霸主

大澤龍蛇傳

追云搏電錄

淬劍練神

青衣修羅傳

神劍射日



日射劍神

下

落星追魂系列《神劍射日》



太白文艺出版社

落星追魂系列

萧瑟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25 印张 3000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7-80605-856-7/I·743

全 12 册定价:24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三十四章	炼狱剑法	(699)
第三十五章	地底魔宫	(725)
第三十六章	剑神宝座	(748)
第三十七章	雪花娘子	(768)
第三十八章	同床异梦	(796)
第三十九章	寒山先生	(814)
第四十章	花氏二泉	(836)
第四十一章	四大勇士	(855)
第四十二章	松青老人	(875)
第四十三章	七里飘香	(894)
第四十四章	红颜薄命	(917)
第四十五章	东姬凤姑	(941)
第四十六章	义重关山	(960)
第四十七章	黑龙教主	(982)
第四十八章	蜀中双雄	(1001)
第四十九章	决战江湖	(1018)
第五十章	泉雄喋血	(1039)

第三十四章 炼狱剑法

云八郎和史无忌见忘情剑客白长虹和罗氏父子好像也有纠葛，两人心中不禁暗喜，云八郎嘿地冷笑一声，道：“我们是两条大桥通一路，白英雄，对方资本雄厚，手宽面大，道上有的是分号，专做黑吃黑的买卖，贵号如果想在世面上混，最好对付他的办法是我两号同做这笔买卖，也许两家的力量或能和这位罗大爷争争地盘！”

嘿！这瞎子眼睛虽瞎，那个心眼可没瞎，他一见苗头有了转机，立时舵随风摆，向忘情剑客白长虹抛媚眼了，可惜白长虹傲骨与生俱来，并不欣赏这笔买卖。

白长虹冷冷地道：“谢谢，云大爷，小号并没有这个兴趣！”

黑巾瞎子神情一黯，怒冲冲地道：“贵号既然不愿利上加利，本号只好认了！”

罗戟与黑巾瞎子云八郎居然心机深沉，妄想以忘情剑客作为对付自己的后盾，不禁气得冷笑一声，面上的杀机随即涌现，冷冰的目光缓缓地投落在黑巾瞎子云八郎的脸上，冷漠地道：“瞎子，你这个念头打错了。”

他身形斜斜一飘，向前连跨三步，伸手朝黑巾瞎了云八郎的身子上抓去。

黑巾瞎子眼睛虽然瞎了，听觉却超乎常人的灵敏，他身子暴闪，移形换位飘出五尺之外，闪电似的抡起手掌，反身劈向罗戟的

胸前，双方用的都是快扫。

罗戟怒喝道：“你找死！”

他手掌突然一翻，自掌心之中陡地吐出一股劲疾的大力，对于黑巾瞎子的掌缘毫不理睬，猛然迎了上去。

“砰！”

双掌相交两股掌风一逼，发出一声沉重如涛的巨响，“砰”地一声之后，地面上沙石迸溅，断枝和残叶齐飞，激荡的掌劲回荡不绝，两条人影同时一合。

黑巾瞎子只觉手臂一震，胸间剧烈地一阵起伏，他痛苦地呃了一声，脸上泛起一连串剧烈的抽搐。

他大吼一声道：“姓罗的，你不要逼人太甚！”

这个在西域出名的黑道高手，虽然武艺不太高明，对于朋友却义重如山，他一见罗戟功夫高过自己甚多，非但未因此而丧气，反而战志高昂，有意要替好友史无忌挡得一阵，所以身形一动，急劈出七掌踢出三腿。

罗戟仅仅一晃肩头，便自对方掌影腿隙之中闪过，这个功力高绝的老人，不动手则已，一动手便是煞招，每每在一招半式之间，便逼得黑巾瞎子闪身自救，使得黑巾瞎子云八郎叫苦不迭，额上冷汗颗颗迸激地滚落下来。

史无忌这时也急得心如煎熬，发作不得，他一见这个罔顾生死的好友云八郎连番遭险，知道对方手法高明，黑巾瞎子远非对方之敌手，所以身形疾跃，沉声大吼，挥起斗大的手掌，斜斜地劈了出去，吼道：“罗戟，你找的是我，什么事还是由我俩解决！”

罗戟骤觉背后劲风如刃，顿知史无忌出手了，他哈哈一声大笑，手掌电快地回身一拍迎了上去。

掌劲一交而回，罗戟冷冷地道：“对呀，史大英雄我们之间的事该由你我两人解决，连累双方的好朋友，未免有点太说不过去了！”

黑巾瞎子深长地喘了几口气，颤道：“史兄，你不要管我，我先

和这个小子拼命——”

史无忌黯然道：“云兄的好意我心领了，我死不足惜，如果你为我，而有个三长两短，我如何向你们云家好友交待？”

他目中隐隐射出一丝冷芒，像两枝利刃似的逼住罗氏父子，冷冷地问道：“二位可否能答应我姓史的一件事情？”

罗戟深长地吸了口气，道：“你先说说看，如果合情合理，我姓罗的绝不会罔顾江湖道义于不顾，而做出人神共愤的事情。”

“好！”史无忌伸出一根指头，道：“你姓罗的果然是条汉子！”

罗戟不屑地道：“我们罗家世代相传，还没有一个忘义背信之徒，只要一人有恩，我们全家共敬，但如果谁背信丧义，我们姓罗的也会不计生死的斩尽这个小入！”

史无忌这时已抱必死之心，对于罗戟的尖酸刻薄，恍如未闻，他望了黑巾瞎子云八郎一眼，道：“我这位云兄弟和这事丝毫没有关系，希望你们父子不要对他留难，我姓史的只有这个要求，望你们能够成全！”

罗戟哈哈大笑道：“这是小事，我本来就没有取他生命的意思，我罗戟并不是在说大话，如果要下狠手，姓云的就是有三条命，恐怕也不够我略略一伸手！”

他这绝非自我得意，从刚才动手的时机便可了然，罗戟只要略施功夫，云八郎早就躺下去了。

黑巾瞎子怒声道：“史大哥，小弟不要你替我求情……”

史无忌摇摇头道：“这不是求情，我只是不愿意你无故牺牲！”

他和黑巾瞎子云八郎交情绝非泛泛，素来知道他那种固执不化的个性，所以等话声一落，他已抖手将长剑洒了出来。

他凝重地道：“现在我们可以解决双方的事情了！”

罗戟哈哈大笑两声道：“不错，史无忌，你在江湖上也是一条汉子，我罗戟有救你一命之恩，哪知你恩将仇报，偷学我家传的‘火焰指’，老夫自知对不起先祖，所以将右手断去一指，发誓再不练‘火

焰指’，就是我的儿子我也不准他再练习这种功夫，你可知道那是为了什么？”

史无忌颤声道：“我不知道。”

罗戟轻轻伸出右手，上面果然少了一指，他沉痛地道：“这全是你所造成的……”

史无忌机灵灵地道：“这事已是过往云烟，我们还是手下见真章！”

罗戟摇摇头道：“不行，我还有几件事情要弄清楚！”

这个沉痛的老人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事情一样，脸上一片黯然，他眼前现出一幕惨痛的往事，所以悲愤的瞪着史无忌，希望这个忘恩负义的人自动说出来。

史无忌冷冷地道：“你还有什么事情不明白，我会尽我心中所知的通告诉你，不过你们父子可不能扯得太远……”

罗戟冷笑道：“你偷学‘火焰指’之后，可曾在西域施用过？”

史无忌神情大变，颤道：“没有。”

“胡说！”

罗戟脸上罩满杀机，他凛凛地瞪着史无忌，两只利刃似的眼睛恍如穿射进史无忌的心里，罗戟上前连跨两步，大声道：“你这是真心话吗？姓史的，我罗戟和你往日无怨，近日无仇，虽没深厚的交情，可也算是认识一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拿‘火焰指’在离开西域之时，一夜闯下三条命来，使江湖上都以为是我姓罗的下的毒手！”

史无忌喉结一紧，道：“你是听谁说的？”

罗戟冷漠地道：“火焰指仅有我们罗家一脉会这种功夫，西域的命案在群雄追查之下，才知道是你干的，你拿火焰指对付谁，我罗戟倒不在乎，可恨的是你所杀的人，都是江湖上出名的大善人，西域慈神陆象山、冷面佛心何莹珠以及苦婆子心桥！这三个人哪个不是西域出名的善家，他们若会武功也罢了，这三个大善人虽然结交了不少江湖朋友，本身却没有一个会功夫的，你拿出我家的火

焰指连杀三个好人，使我几乎和西域武林道翻脸……”

他悲痛地叹了口气道：“还好我罗戟和西域武林人物多少还都相识，经我百般辩解之下总算将这事平复下去，虽然将这事了结，可是我却无脸在江湖上混了，当着群雄之面，我发誓要将你的心挖出来，对这三个善人表示一点敬意……”

他双目圆睁，问道：“你为什么杀死他们？”

史无忌颤道：“我……”

他一想起自己手刃西域三善人时，心中就像是笼罩上一道阴影，那时自己只因一时冲动，而想暗害罗氏父子，哪知嫁祸不成，自己反而落得这样的下场，在悔恨之下，他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我”了半天。

黑巾瞎子这时大声问道：“史兄，你真的杀了西域三善？”

史无忌颌首道：“小弟一时之过，而做出那等丧心病狂的事！”

“嘿！”黑巾瞎子嘿地一声，怒喝道：“史无忌，你杀谁我都不会生气，总之这三个大善人你不应该杀，你想想，武林朋友只要遭遇困难的，不要开口，那三个善人立时会想尽办法帮助朋友，要多少有多少，连我都受过他们无数的恩惠，史无忌，你简直不是人！”

史无忌被骂得哑口无言，他知道自己日后所以不能在西域安身，主要的还是因为死的是三个大善人。

黑巾瞎子性烈如火，却最重义气，一听史无忌是害死三善的凶手，顿时有一股怒气涌了上来。

他指着史无忌大骂道：“你混蛋，你该死，我黑巾瞎子云八郎千里迢迢地赶来给你送讯，所为的你还是一个汉子，哪知你表面谦和内心险恶，竟是个这样阴毒的小人，姓史的，我不能再怎么责怪你，可是我内心却恨你，史无忌，我们的交情从此一刀两段，你我也从此再也不会相见……”

这个脾气粗暴的高手，说完之后，回身掉头离去，他去时绝情异常，慌乱地向幽林之中踉跄奔去。

史无忌一呆，道：“云兄，你等等……”

罗玄冷冷地道：“他这人虽然性情暴躁却不失为一条好汉，你能交到这种重义气的朋友，可谓是死而无憾。”

“哼！”史无忌大吼道：“放你妈的屁！罗玄，我与云八郎的事和你姓罗的没有关系，你少他妈的得了便宜卖乖！”

他这时怨恨异常，心中大有一拼之意，长长地吸了口气，顿时将全身功力逼集于身上，沉声喝道：“罗戟，你动手呀！我姓史的人命就在这里，你他妈的只要有本事就动手，别他妈的干动嘴皮子！”

罗戟双眉一皱，冷冷地道：“你恶性重大，到这个时候都不知悔改，我罗戟不但要替西域三善报仇，还要为武林除去一害！”

史无忌一扬手中长剑，道：“放屁，你们父子也不是好人。”

罗玄气得脸色铁青道：“爹，我们还跟他噜苏什么，这小子太不懂情理了。”

罗戟摇摇头道：“慢着，我们罗家世代相传，可说是没有做过一件亏心背理之事，他既然说我们也不是好人，必定是有所见地，我不妨听听他怎么说！”

他目光一寒，神情凛然地望着嘴唇发紫的史无忌，问道：“史无忌，你这样怨恨罗家，必是罗家有亏负你的地方，我虽然想要杀你，只要你说出个所以然，或许会给你一个公道……”

史无忌恨恨地道：“罗玄，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会去你家偷学‘火焰指’，这都是你那宝贝的弟弟所造成的，他藉着罗家在西域的声势，逼得吾兄史全在西域不能容身，而苦苦向我哭诉，我知道要替哥哥报仇无望，只有将你家的绝学习会，才能对付你们兄弟，谁知我苦练之下只能达到小成，距离你所练的那种功力还差得太远……”

“哦！”罗戟哦了一声道：“史全原来是你的哥哥！”

“当然！”史无忌怨愤地道：“我哥哥在西域虽然并没有什么好名声，你们也不该将他赶得走头无路，而惨死于荒漠中！”

罗戟清叱一声道：“你只知一点个中恩怨便这样毁坏老夫的名誉，而不去细追追问令兄事情的真相，当初令兄在西域，只为了一颗夜明珠而杀死三司公子的全家，并奸淫三司公子的妻子和妹妹，我弟弟遇上这种事情自然不会放过，所以才会一路追去，才有逼死史全的事情发生，你身为武林中人，怎能听信一面之辞，也不去想事实真相为何，便执迷不悟！”

史无忌一呆，道：“我哥哥并没有说他奸淫三司公子的妻子和妹妹！”

罗玄冷冷地道：“他的恶迹名传西域，你就算是没有想到这一层，也该去查查这事的前因后果……”

罗戟冷冷地道：“史无忌，你现在知道真相了，也该还我个公道！”

“嘿！”史无忌大笑道：“我不管真相事实如何？我只要替我哥哥报仇，罗戟你纳命来吧！”他一颤手中三尺长剑，冷寒的剑刃在空中划个圆弧，嗤地一声，对着罗戟身上劈去。

罗戟怒吼道：“不知死活的东西，你这是找死。”

他轻轻一抖右掌，自对方的剑影中一掌切入，劲激的掌风，恍如一座重逾泰山的大石，直撞而去。

“呃！”

砰然一声轻响中，史无忌发出一声痛呃之声，身子平空飞了出去，张口喷出一口鲜血，长剑脱手跌落在地上。

史无忌颤声道：“你！”

罗戟冷冷地道：“你罪有应得，怨不得我心狠！”

史无忌嘿地冷笑一声道：“你不要逼我，罗戟，我史无忌有仇必报，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那时！嘿！我们再算这笔血债！”

他冷笑一声，抓起地上的长剑对着自己的胸前扎了进去，血影一现，尖锐的大叫一声，倒地死去。

罗戟黯然道：“他还是一条汉子！”

他的目光倏地移落在白长虹的脸上道：“白朋友，我们找个地方谈谈！”

白长虹冷冷地道：“随你的便，我随时奉陪！”

蹄声急骤地响起，整个幽深的林谷像死去般的沉寂，只留下了地上一滩鲜血，还有史无忌的尸体。

夜！深沉地罩满大地，流泻的银辉照得各处犹如白昼，朦胧的月夜，使得漫漫长夜增加了无限的诗情画意，若非懂得情趣的人，绝不会体会出夜的神秘，也不会领受到夜的美丽，更不会喜爱这温馨的溶溶月光……

雪雕有如一絮白影轻灵地奔驰而来，罗氏父子共乘一骑，自茫茫夜色中奔至，两人身形扬起，自雪雕的背上飘了下来。

罗玄望了望四周，道：“爹，忘情剑客会来吗？”

罗戟冷笑道：“谅这个小辈也没有本事逃跑，西域雪雕的脚程天下第一，我不相信追不上他，嘿！玄儿，你看忘情剑客这个人怎么样？”

罗玄一怔，道：“这个人傲性太强，魄力极大，那身超人的功夫也是孩儿所仅见的，爹怎么会无端端的问起这事？”

罗戟颌首道：“这孩子魄力不减其父，倒是个可造之材，只是他爹为什么放心让他一个人浪迹江湖，而不让他多读些圣贤之书……”

罗玄眉头一皱，道：“爹怎会专去谈论别人，忘情剑客是白云飞的儿子，说不定我们转眼和他反脸，你谈他干什么？”

罗戟摇摇头道：“你不知道这事情的复杂……”

罗玄一愣，道：“什么事？爹，你今夜怎么说话总是吞吞吐吐！”

罗戟黯然道：“孩子，你不是我的儿子！”

罗玄全身直颤，惊得额上冷汗直流，道：“爹，你是怎么了，话说愈离谱了，我不是你儿子是谁的儿子，这话让人给听去不笑掉大牙才怪！”

“这是真的，孩子。”罗戟正容道：“你确实不是我们罗家的后代，而是……”他像是突然惊觉到什么，将话声吐出一半，急忙住口不语，黯然无神地望着这个自己一手教养成人的孩子，仿佛父子两人在这一瞬间陌生了许多，双方的距离竟是那么的遥远！

“爹！”罗玄急急地道：“你是不是喝多了酒了，满嘴乱说，居然跟儿子开起玩笑来了，爹，你怎么一进中原便像魂不守舍的样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没事！”罗戟摇摇头道：“我是喝多酒了，酒后之言不可信，孩子，你不会怪爹胡言乱语吧，唉，我每当在这种夜月，便会想起你的妈，因为她也是在这种黑夜里撒手西去，所以触景伤情，口不择言，你该原谅爹的年纪太大了！”

“爹！”罗玄淡淡地道：“你说那儿话，做儿子的怎会怪罪父亲，只是你今夜说的话太奇怪了，使孩子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

“哈哈！”罗戟哈哈地一笑，掩饰掉自己心中的激动与尴尬，他扭头望着斜挂在空中的冷月，道：“我真是愈来愈糊涂了，说了些什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或许酒劲太强了，酒后才会乱发酒疯！”

“是的！”罗玄点头道：“自入中原，爹还是第一次喝那么多的酒，太白居掌柜的还说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可从没有见过像爹这样好酒量的人，一顿连喝……”

“哦！”罗戟摇摇手道：“这还是差得太远了，年轻时每喝必醉，不醉不休，在西域那么多酒国英豪，却没有一个的酒量凌驾在爹之上的，比起以前，爹真是不行了！”

“唧唧唧唧！”

黑夜之中突然响起一连串密聚的铁蹄声，奔驰的铁蹄敲在细碎的地面上，发出唧唧的响声，清脆地传了开来。

“爹！”罗玄神情略变，道：“忘情剑客来了！”

在这斑驳的月影下，忘情剑客白长虹一袭长衫，丰朗如神地端坐在马背上，双目寒芒闪动，凛凛地注视着罗氏父子。”

罗戟哈哈大笑道：“你果然来了！”

忘情剑客白长虹身形一飘而落，冷冷地道：“前辈相邀，再晚敢不从命！”

罗戟怔怔地道：“你倒客气起来了，我年纪虽大却不敢以前辈自居，尤其在中原第一剑客的面前，更不敢倚老卖老！”

白长虹淡淡地道：“你也太谦虚了，这次夜晚荣宠相邀，不知阁下有何事见教，尚请二位说个明白！”

罗玄望了他爹一眼，道：“爹！还是由你来说吧！”

罗戟脸色一沉，问道：“白家一脉在中原，可有个白云飞？”

白长虹心中一凛，倒没有想到罗氏父子找的竟是自己的父亲，他脑海中疑念丛生，恭声道：“那是家父！”

不但是罗戟的神情一黯，连那冷冰无情的罗玄神情也随着大变，这情景落在白长虹眼中，心里不觉一愣，脑海中电快地付思：“他们找爹爹不知有什么事情？”

罗戟哦了一声道：“他在哪里？”

忘情剑客道：“你先说明找我爹到底是有什么事？如果我认为有这个必要告诉你，我会将真情相告！”

罗玄冷冷地道：“这事你做不了主，还是将你老子叫出来吧！”

白长虹冷笑道：“父债子还，我爹有什么事我都可做一半的主，阁下不要拿话来激我，有事我忘情剑客也能当家！”

罗戟突然黯然地叹了口气，道：“我儿子说得一点也不错，这事只有你爹出面才能解决，白小英雄，你不知道这事是多么的复杂！”

忘情剑客朗朗地笑道：“假如我爹不在这里，你们是不是也要找他呢？”

罗玄上前怒气冲冲地道：“西域离这里何遥？我们父子都不避艰难地赶来这里，如果白云飞不在此地，只要在中原境内，我们父子纵是终日奔波，也要将他找出来！”

忘情剑客见罗玄直叫其父之名，顿时有一股怒火涌上心头，他

并不是可欺之辈，身子向前一移步道：“你永远也找不着我爹，像阁下这种德性还不配见我爹的神颜！”

“嘿！”

罗玄怒叱道：“好小子，你与你老子一样的不讲理，我罗玄最恨这种伪善的小人，今夜不教训你一顿，就不是罗家子弟！”

他也是火暴如牛，一发便不可收拾，身形晃动，右掌斜斜地抬了起来，向前一移数寸，重重地推了过来。

一股浑厚的暗劲迸激溅出，流艳的一道光华自掌心中涌了出来，这是西域著名的“森罗掌”，发时劲道先出，形迹后露，是西域所列的五种霸道掌法之一。

白长虹怒叱道：“罗家弟子在中原还不算什么？阁下不要拿罗家两字来中原吓唬人，你要神气还是滚回西域去神气吧！”

他一见对方掌法怪异诡谲，暗中顿时十分留意，等对方掌缘在离自己身躯尚有一尺之余时，突然翻手切向对方的腕脉，发动得又快又狠。

罗戟沉声道：“玄儿！事情没弄清楚，谁要你和他动手的？”

罗玄心中一寒，没有想到爹爹居然怪罪自己，他虽然有心和忘情剑客一较身手，无奈父命如山，只得虚晃一掌，退出圈外，含怒地狠狠瞪了白长虹一眼，道：“等会儿再领教！”

白长虹不屑地道：“阁下只要有意思，在下随时奉陪！”

罗戟见两个人互不相让，脸色顿时一沉，他瞪了自己的儿子罗玄一眼，长长地吸了口气，问道：“白公子，令尊真不在这里吗？”

白长虹冷冷地道：“不知究竟是什么事情非要我爹出面不可！”

当他想起爹爹惨死青城之巅时，心中那股悲伤几乎要使他落下泪来，往昔的父子的情景——浮现在眼前，使得他悲叹爹爹的惨死，也悲叹自己的不幸。

罗戟颌首道：“不错，白云飞和我们罗家渊源太深，这事如果他再不出面，可能西域群雄会大举进军中原，而惹起两地火拼，那时

双方大动干戈，难免有所伤亡，所遭涂炭的都是那些无辜的人，君子做事君子当，令尊如果知道老夫来了必会来见我！”

忘情剑客白长虹一愣，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严重，他对爹爹的事情知之不详，不知爹何以会与西域武林人物发生冲突，他身为人子，父亲既然死去，一切的事情自然该由他承当，是故他脸色凝重地道：“你能否将这事情说得更明白点！”

罗戟沉吟道：“在十五年前，令尊白云飞万里孤骑远上西域，参见西域神人离魂真君，带着点苍剑神谢冰清的信物，指名挑战西域‘离魂神功’，遂派西域三雄迎战……”

他恍如沉思在十五年前的那段往事，脸上浮现出追思之情，低头沉思片刻，长长吐了口气，道：“白云飞含威远征西域，自不会面对西域三雄有所退缩，言语冲突之后，双方大动其手，西域三雄联手之下和白云飞拼斗在千招之上，白云飞的高深的功力非但使离魂真君敬佩有加，连三雄都暗中折服，三雄在羞怒之下，施出西域流传百世的‘炼狱剑法’，逼得白云飞冲破对方剑幕落荒而逃……”

白长虹心中大颤，道：“我爹逃到哪里？”

罗戟黯然道：“令尊言明要报此仇，激起西域三雄的杀机，虽有离魂真君调解，三雄依然是追踪不舍，白云飞在夜中疾走，惶乱不知去途，一下子闯进了我们罗公山庄！”

白长虹啊了一声道：“我爹进了你家？”

罗戟嗯了一声道：“白云飞只图摆脱身后追敌，私闯进我收养的一个女儿屋中，那时我女儿正在屋中看书，一见是个满身为剑刃所伤的男子闯了进来，着实大吃一惊，白云飞也是一愣，急忙将来意说明，并请小女帮助脱难……”

“爹！”罗玄颤道：“你说姊姊不是你生的？”

罗戟颌首道：“是！你也是爹收养的，不要忘了，你母亲是个不能生育的女人，所以终日郁郁寡欢，而……唉！”他沉重地吐了口气，望着白长虹，道：“小女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在这种情形之下，只